

文選李善注

冊九

文選卷第二十六

謝靈運詩一首

梁昭明太子撰

謝靈運詩一首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贈答四

顏延年贈王太常一首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直東宮答鄭尚書一首

和謝監一首 王僧達答顏延年一首

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一首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一首

齊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謝王晉安一首

陸韓卿奉答內兄希叔一首

范彥龍贈張徐州一首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任彥昇贈郭桐廬一首

行旅上

潘安仁河陽縣作一首

在懷縣二首 潘正叔迎大駕一首

陸士衡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作二首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一首

謝靈運初發都一首 過始寧墅一首

富春渚一首 七里瀨一首

登江中孤嶼一首 初去郡一首

初發石首城一首 道路憶山中一首

入彭蠡湖口一首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贈答

贈王太常一首

五言蕭子顯齊書
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

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

蓄寶每希聲雖秘

猶彰徹

老子曰大音希聲左氏傳君子曰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也

聆龍睽九泉聞鳳窺丹穴

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領下說文曰睽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丹穴已

見東歷聽豈多工唯然觀世哲孔安國尚書傳曰工官也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

列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尚書曰凡厥衆人極之敷言秋興賦曰猥廁朝列爾雅曰

列業也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畫禮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也聽爾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側

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

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殷仲堪誄曰荆門晝掩閑庭晏然林閭時晏開

亟迴長者轍

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閭里門也漢書淮南王曰早閉晏開又曰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庭

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泱羣化徂生入窮節

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

曰浹周也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豫也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

往誠歡歇悲來非樂闕則凶爾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樂過則淫志窮

終而悲鄭玄禮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屬猶綴也謝猶慙也說文記注曰闕終也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曰懷念思也又曰札牒也

阻點切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五言集曰從兄散騎字敬宗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闕塵紛 淮南子曰南方曰炎天高誘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

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闕息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 獨靜

闕偶坐臨堂對星分 賈逵國語注曰偶對也周禮曰以星分夜 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

法言曰風薄于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 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

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通系卦曰蟋蟀之 歲候初過半荃蕙豈

久芬 楚辭曰時躋躋而過中 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 漢書曰寶嬰

南山下鵬鳥賦曰萬物變化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帝善哉行 曰喟然以惋歎抱情不得敘桓玄鸚鵡賦曰眷儔侶而情殷殷憂也

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

楚辭曰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韓詩曰豈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

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

直東宮荅鄭尚書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踐祚遷都官尚書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荅詩謝舍人之曰

皇居體實極設險祗天工

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警衆星之環極洋

赫羲以輝煌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

兩闈阻通軌對禁限清風兩闈謂東宮及

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

歧子旅東館徒歌屬南墉

毛詩曰誰謂宋遠歧子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意注之也尚書為中臺在南故曰南墉

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

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大辰房心

尾也郭璞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也

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廣雅曰鑒照也

踟躕清防密徙倚恒漏窮

毛詩曰搔首踟躕夏侯沖荅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

辭曰步徙倚而遙思漏窮言曉也

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

演連珠曰肆義芳訊惜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惜

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

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芟芟陸機演連珠曰丘園之秀因時則揚

毛詩曰景行行止高松喻守節而不移也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
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知言之選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
知汝之言有誠實舊貫美價難以克充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
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言樹絲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書曰嘉
貺益隳爾雅曰貺賜也毛詩曰言樹之背

和謝監靈運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
靈運為祕書監也

顏延年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年為始
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亡國也其君弱
植五逸楚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

以端操又曰夫唯捷徑以窘步窘求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孫卿
子曰

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玉璫曰得其所
久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

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韋昭國語注曰山處曰棲伊昔邁多幸秉筆侍兩闈

陸機荅賈謐詩曰伊昔有皇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辛
國語士苗謂智襄子曰臣秉筆事君兩闈謂上臺及東宮也專二宮

已見曲雖慙丹臆施未謂玄素睽丹臆喻君恩也玄素喻別也盧謐
荅劉琨書曰始素終玄墨翟垂涕

周易曰睽者乖也苦主切尚書曰惟其塗丹臆徒遭良時諛王道奄昏霾謂少帝之日也潘岳河陽縣詩曰徒

恨良時秦蒼頡篇曰諛詔佞也彼寄切方言曰人神幽明絕朋好雲

雨乖明地曰幽張載詠懷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愴而弔屈汀洲浦謁

帝蒼山蹊謂之始安郡也賈誼有弔屈原文楚辭曰攀汀洲兮杜若

廬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萋楚辭曰倚石巖以流涕又曰

留黃香草也歧子閒衡嶠曷月瞻秦稽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毛

詩曰易月余還歸哉孔暉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

皇登之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

曰會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皇聖謂文帝也孫卿子曰變化代興

四海所宗說文曰振舉也葛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海淮國語曰趙簡

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鄭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去國謂去始

越之流人去國旬月古詩曰思還故里閨楚辭采茨葺昔宇翦棘開

曰處玄舍之幽門陸雲答兄書曰脩庭樹蓬舊畦鄭玄周禮注曰茨闔苦也廣雅曰葺覆也左氏傳戎子駒支曰

畝為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偕言年既日往志意已衰不與子俱也

洋而日往毛萇詩傳曰偕親仁敷情昵興賦究辭棲親仁謂靈運也

俱也俱亦齊同之意也左氏傳陳五父

文

卷二十六

四一中華書局聚

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爾雅曰昵近也孫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

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興悅也玩愛也吳都賦曰芬馥醉饜說文曰歇息也一曰氣越泄也禮記曰昔盡言

者君子比德於玉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玄曰越猶揚也非報章聊用布所懷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蒼頡篇曰懷抱也

荅顏延年一首 五言

王僧達

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琅邪人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行軍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賜死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

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文府精理之麗既光於

於道心文賦曰遊文章之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為林楚辭曰竦余駕

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曰亮無風雲會安能襲塵軌司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思玄賦曰

飛聲陸景典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上聲類曰襟交領也結遊略年義篤顧棄浮沈忘義振於無

境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高誘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桓子新論

淮南子注曰浮沈猶盛衰也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林賦

注曰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韋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毛詩曰韋來胥宇麥壘多秀色楊園流好音帝登

城賦曰嘉麥被壘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楊園之道又曰睨院黃鳥載好其音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侵謂之侵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棲鳳難爲條淑貺非所臨鳳非梧桐不棲誦以永周旋匣以代兼金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故曰難爲也不兼金一百魏兼金一百而不受也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一首

五言郡是宣城郡

謝玄暉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

結構謂結構架以成屋宇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遞

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厭高

牕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曹子建詩曰歸

鳥赴

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

石崇思歸引曰宴華

池酌玉鶴愁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

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毛詩曰彼己之

勞心切切列子文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毛詩曰惠而好我攜

以問之毛萇曰問遺也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若遺

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冊府郭璞曰即山

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皇
甫謚釋勸曰排闥闔步玉岑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一首 五言集曰沈尚書約也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 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

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 陽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也 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

時謝靈運南山詩連陰感農節 胡安道愁霖賦曰冀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

微毛詩曰彼都人士簞笠緇撮 毛萇曰蓄高閣常晝掩荒堦少諍辭畫

已見珍簾清夏室輕扇動涼颺 楚辭曰溢颺嘉魴聊可薦淥蟻方獨

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略也釋名曰酒 有沈齊浮蟻在上洗洗然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 夏李沈朱實

秋藕折輕絲 魏文帝與吳質書 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 佳謂沈也言會面良

辰竟在何許而令夙昔空夢佳期 阮籍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疑霜沾衣襟許猶所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夙早也浚深也

昨夜思之須明行之楚辭曰與佳期兮 張王逸曰不敢斥尊者故言佳也 坐嘯徒可積為邦歲已暮

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瑨任功曹岑暉時人為之語曰南陽太守 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音津暉音贊論語子曰善人為邦百年

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苟有用 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絃歌終莫取撫机令自噉 論語曰子游為武城

宰聞絃歌之聲陸機赴洛詩曰撫机不能寐阮籍詠懷詩曰噉噉令自嗤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勳密以啓聞世祖刺朓可還都眺道中爲詩以寄西府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夜未央廣雅曰央已也

徒念關

山近終知反路長

古樂府有度關山曲王粲閑邪賦曰關山秋河曙介而阻險顏延年秋胡詩曰反路遵山河

耿耿寒渚夜蒼蒼

秋河天漢也耿耿光也毛詩曰蒹葭蒼蒼引顧見京室宮雉正相望潘岳

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都賦曰京室密清周禮曰王城隅之制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

金波麗鵲玉繩低

建章

漢書歌云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兩星爲玉

繩星漢書曰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也

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古詩曰驅車策駑馬帝王世紀曰春秋成

王定鼎于郊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爲丘丘南曰陽荆州圖記曰當陽東有楚昭王墓登樓賦曰所謂西

接昭丘也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

馳暉日也眺至尋陽詩曰過客無留軫馳暉有奔箭毛萇詩傳曰鄉所也

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

南中八志曰交阯郡治龍編縣自興古常鳥道四百里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文

選卷二十六

六中華書局聚

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毛萇詩傳曰古者鷹隼擊然後爵羅設潘岳

又申之嚴霜寄言爵羅者寥廓已高翔喻蜀父老曰猶鷩鷩之翔乎寥廓

寥深也
廓空也

謝王晉安一首

五言集曰王晉安德元王隱晉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

謝玄暉

稍稍枝早勁塗塗露晚晞爾雅曰稍稍權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稍

日塗塗厚貌也毛真詩傳曰晞乾也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

生鱗則柚字也鴻鴈南棲衡陽拂霧朝青閣日旰坐彤闈左氏傳趙

不至晉安之境故曰寧知也蔡邕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曰

矣說文曰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致而百慮仲長統詩曰百慮

何為至安在我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言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而不反

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縵

奉荅內兄希叔一首

五言顧氏家譜曰盼字希叔邵陵王國常侍

陸韓卿

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後至行軍參軍厥父被誅坐繫尚方尋有令赦

厥恨父不及感勵而卒其集云竟陵王舉秀才選太子太傅功曹掾

嘉惠承帝子躡履奉王孫

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太傅王晏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君有嘉

惠於其臣漢舊儀曰帝子爲王長門賦曰躡履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屬叨金馬署又點

銅龍門

漢書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爲秀才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爲太傅功曹掾也漢書曰上

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孟嘗喻太傅也漢書曰封丞相公孫

弘爲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歸來賢桑柘朝

夕異涼温

其一左太冲詠史詩曰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涼温喻貴賤也

徂落固云是寂蔑終始

斯徂落猶影落也羽獵賦曰萬物徂落於外荀組七哀詩曰何其寂蔑杜門清三逕坐檻臨曲池漢書

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龜鶴嘯傳侶荷芰始參差

蜀都賦曰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其二古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

漣漪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爲平原侯植家丞

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而植禮遇殊特顒反疎簡私懼

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離宮收

杞梓華屋富徐陳離宮華屋皆謂太子也下壺議曰太子所居宮稱

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杞梓

皮革自楚往也吳質答曹子建書曰墳簫激於華屋魏志曰文帝為

五官郎將北海徐幹平旦上林苑日入伊水濱非一也楚辭曰平

廣陵陳琳並見友善明發今蒼梧漢書曰梁孝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曰堯時擊

壤者曰吾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維之

闕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

相如恧温麗子雲慙筆札西京雜記曰枚臯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

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方言曰恧慙也漢書曰樓護與谷

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駿足思

長阪柴車畏危轍駿足喻希叔柴車自喻也棗臺彥荅杜育詩曰矯

驚馬柴車可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其四魏氏春秋曰魏康寓居

珍傲宋版

海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卽徐吳遊之所也國語曰底著淫滯賈連
曰淫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濃醪蒼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
錯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屏居南山下已見上文左氏傳卜徒父
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德曰方秋匈奴
馬肥未可與戰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其五言無輕舟以相從也
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劉
越石贈盧諒詩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
有彼孤鶯鶯哀鳴無匹傳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贈張徐州稷一首 五言

范彥龍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

漢書楊惲曰田家作苦張景陽雜詩曰投
來修岸垂時聞樵採音楚辭曰薄暮雷電

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鎬杜
預左氏傳注曰來者自外之文也

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史記

懷王稚子子蘭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謁高誘曰款叩
也柴扉卽荆扉也鄭玄禮記注曰華門荆竹織門也儂從皆珠玑裘

馬悉輕肥

吳都賦曰儂從奕奕廣雅曰儂導也史記曰趙平原君使
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玳瑁簪

刀劍並以珠飾之請春申君客論語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說苑
翟璜

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曠謂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墟
落應劭風俗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今刺史行部

車號傳車從事督郵周禮
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也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阮瑀止欲賦曰
意謂是而復非

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
也逆之道微范甯曰逆者非卿也物情

文

選 卷二十六

八 中華書局聚

棄疵賤何獨顧衡闈莊子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

闈衡門也或以衡闈為絃韋非也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

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

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

至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詩

霏霏寄書雲閒鴈為我西北飛漢書曰帝思蘇武使謂單于天子

謂徐州也在揚州之西北輿地志曰宋

以鍾離置徐州齊以荊州為北徐州也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五言集曰覽古贈王中書融

范彥龍

攝官青瑣闈遙望鳳皇池五融答詩題云維琳報范通直雲梁書曰

不敏攝官承乏漢舊儀曰黃門郎暮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荀

勗徙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

我誰云相去遠脉脉阻光儀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

盈盈一水閒脉脉不得語鸚鵡賦曰侍

君子之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尚書曰海岱及淮淮徐州又曰淮

沂其又漢書有琅邪郡音義曰屬

徐州晉書琅邪王氏之先漢紀曰

秦遷于琅邪之臯虞後徙于臨沂

逸翻凌北海搏飛出南皮徐幹居

質遊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曰逸

翻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搏扶搖而

上司馬彪曰搏園也園飛而上若扶搖也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孔安國尚書傳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鄭

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鄭玄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葛之

單今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為古詩曰賤妾擬何為豈如鷓鴣

者一粒有餘貲鷓鴣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貲財也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

方至一首五言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劉孝標集曰郭桐廬時

任彥昇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涿令行春反冠

蓋溢川坻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

于民行春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或為渚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毛萇詩傳

集也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援悲客心幸自

弭中道遇心期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親好自斯絕孤遊從此辭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款

蘇武詩曰去

去從此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哀傷贈答皆潘居陸後而此在前疑誤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 岳羸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恩重丘山楚辭曰蟬翼為輕也 在疚妨

賢路再升上宰朝 言己在病以妨賢路也毛詩曰榮榮在疚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莊王曰臣為令尹處士不升妨羣

賢路上宰朝謂司空太尉府 猥荷公叔舉連陪廁王寮 言以凡猥之才而荷薦舉也太尉舉為郎已見閑居

賦許慎淮南子注曰猥凡也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昇諸公子曰可以為文矣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曰陪重也謂家

臣也 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 岳天陵詩序曰岳屏居天陵東山下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說文曰耒手耕曲

木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耔也 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

杜預左氏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 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 二者升降在於倏忽以喻人之榮辱

亦在須臾言 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 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禰衡書曰衡以良時散而

復合周易泰卦曰君道長小人道消 譬如野田蓬幹流隨風飄 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

風之勢也 鷗冠子曰幹流遷 徙如淳漢書注曰幹轉也 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 歸田賦曰游都邑以永久

尚書曰王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呂氏春秋于河朔

鄭玄曰緒浩蕩或為濟蕩音西郭緣生誰縑也音消洪流何浩蕩倚芒鬱若嶢述征記曰北芒城北芒嶺也

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毛詩曰誰謂宋遠又曰誰謂邑宰輕令名患

不劭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人生天地間百歲孰能要古詩曰人生

不滿百年類如槁石火瞥若截道騷爾雅曰類光也毛詩曰子有鍾鼓

考古字通古樂府詩曰擊石見火能幾時說文曰瞥見也張衡齊都

舞賦曰瞥若電滅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颼塵瞥乎說切齊都

無遺聲桐鄉有餘謠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

葬之桐鄉邑人為之起冢立祠也福謙在純約害盈猶矜驕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

約思純孔安國尚書傳曰自賢曰矜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恍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

則是傲毛萇詩曰恍偷也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潘元茂九錫文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

歸鴈映蘭時游魚動圓波史記曰楚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韓詩

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引領

望京室南路在伐柯

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望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大夏緬無覲崇芒

鬱嵯峨

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逸也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

里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

摠摠都邑人擾擾俗化訛

楚辭曰紛摠摠兮九州王逸曰摠聚也七發曰擾擾若三

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訛爲也五戈切

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

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

地性也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柏曹植雜詩曰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

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

漢書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勅功曹官屬多哀衣大袒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

吏禮節皆如楚趙

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

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漢書婁護曰呂公

託身於我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位同

單父邑愧無子賤歌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豈敢陋微官但恐

忝所荷

在懷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

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脩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

爾雅曰夏爲朱明末垂猶末也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

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

崔寔四民

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于祖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欽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義思玄賦注曰赫義盛也

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澤猶思也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史記蘇秦曰揮汗成

兩賈逵國語注曰揮灑也涼颺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楚辭曰鬻土鬻于中宇

衢列高椅靈圃猶靈囿也東征賦曰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韓詩

縣瓜瓞薛君曰瓞小瓜也毛萇詩傳曰苞本也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爲大畦也稻栽肅仟什黍苗何離

離禮記曰故栽者培之凡蒔草謂之栽也廣雅曰芊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虛薄乏時用位微各

日卑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

迄于斯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詩曰以迄于今毛詩曰迄至也器非廊廟姿屢

出固其宜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孫卿子曰君道行則萬物皆得其宜也徒懷越

鳥志眷戀想南枝古詩曰越鳥巢南枝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楚辭曰春與秋其代序莊

子曰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爲思老子曰

驚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毛詩曰我來自東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

駛楚辭曰年洋登城望郊甸遊目歷朝寺楚辭曰忽返顧以遊目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所止

皆曰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君白寺也

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鄭玄周禮注曰信美非吾土抵攪懷歸志登

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卷然顧鞏洛山川貌離異孔叢子歌

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願言

旋舊鄉畏此簡書忌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豈不懷歸祇奉社稷守

恪居處職司論語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公鉏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迎大駕一首五言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

洛

潘正叔

南山鬱岑崙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繁被廣隰爾雅曰繁朝日

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帝歸雲乘憶浮淒風尋

帷入傅毅七激曰仰歸雲想遊風說文曰乘覆也帷車飾也道逢深

識士舉手對吾揖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然深識世故尙未夷嶠函方峻溼假為深

也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禍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戰國策蘇武曰秦東有蟻函之固 狐狸

夾兩轅豺狼當路立漢書侯文謂孫寶曰豺狼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

繫翔鳳騏驥皆喻賢也楚辭曰騏驎伏匿而不見鳳皇高俎豆昔嘗

飛而不下鸚鵡賦曰順籠檻以俯仰毛詩曰繫之維之俎豆昔嘗

聞軍旅素未習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

也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

赴洛二首五言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

記曰儒有合志友憲不忍為也漢書音義希世隨世也禮

同方營道同術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國語祁午見范宣子曰若

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江潭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家語公文文

曰越渡也楚辭曰游於江潭伯卒敬姜曰

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列子曰撫膺而恨

又曰寤寐永歎曹子建雜詩無迹有所匿寂寞聲必沈言分訣之後

曰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聲俱沒視

之無迹而形有所匿聽之寂寞而其聲必沈也呂氏春秋曰作肆目

則有所匿其塗也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迹或為積非也肆目

文

巽

卷二十六

十三中華書局聚

眇不及緬然若雙潛高誘淮南子注曰肆盡也毛南望泣玄渚北邁

涉長林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谷風拂脩薄油雲翳高岑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

作雲臺臺孤獸嘒嘒思鳥吟臺臺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嘒嘒感物戀堂獸走索羣毛詩曰鳥鳴嘒嘒

室離思一何深感物已見上文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佇立愴我歎寤寐涕盈衿毛詩

曰佇立以泣又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歸志已見上文羈旅遠遊宦託身

承華側謂為太子洗馬也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漢書薄昭書曰遊宦事人范曄後漢書王常曰臣託身陛下陸機洛陽記

有承華門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祗肅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見漢書匡衡曰祗肅舊

禮銅或為彫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毛詩

曰二月初吉慷慨遺安愈永歎廢餐食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愈永歎已見上文列子曰杞國有

人憂天崩廢寢食蔡琰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國語楚藍尹臺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

樂毛詩云曰歸憂苦欲何為纏絲胸與臆列子曰卑辱則憂苦張叔與任彥堅書曰纏絲思

曰歸歲亦暮止庶蹈高躡登樓賦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也毛詩曰弁彼鸞斯歸

飛提

赴洛道中作二首 五言

陸士衡

摠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

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摠轡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薛君韓詩章句曰嗚咽辭

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

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

江偉答軍司馬詩曰羈繫繫世網維進退準繩說文

曰嬰

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永歎已見上文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

行行遂已遠

野途曠無人

周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

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

上林賦曰紆餘

逶迤楚辭曰遠望兮阡眠

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

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哀風至樂錄曰雞鳴高樹巔

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絲

顧影悽自憐

佇立己見上文丁儀寡婦賦曰賤妾勞榮顧影爲傳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

遠遊越山川

川脩且廣

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

振策陟崇丘案轡遵平

莽

秦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

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

往

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

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

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也清露墜素輝

明月一何朗撫几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文

選 卷二十六

三 中華書局聚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孫放詩曰矯迹步玄闈東京賦曰昭仁假

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應璩與劉公幹書曰鷦鷯棲翔鳳之條玄冕

無醜士冶服使我妍周禮曰大輕劍拂鞞厲長纓麗且鮮禮記曰男

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鄭玄曰鞞必垂誰謂伏事淺契

闊踰三年周禮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薄

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毛詩曰薄言旋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

禮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感物多遠念

慷慨懷古人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五言臧榮緒晉書曰

陶淵明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人少

職卒
於家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奕秀玄虛神

賦曰玩琴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家語曰原憲衣冠弊并日而食

書以條暢

回也其庶乎屢空漢書曰楊雄家產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諒答

不過十金室無擔石之儲晏如也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言屈長往之駕息於通衢投策命

晨旅暫與園田疎七命曰夸父眇眇孤舟遊絲絲歸思紆楚辭曰安

所歸薄又曰縹緲縣縣之不可紆王逸曰縣縣細微之思難斷絕也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脩

塗異心念山澤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

魚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已獨違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大戴禮曰魚遊於水鳥飛于雲真想初在衿誰謂

形迹拘淮南子曰全性保真不虧其身老子曰脩之於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注曰保真守玄默也聊且憑化遷

終反班生廬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化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里上仁之所廬漢書曰

班彪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潛自以曾祖晉世

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任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已來唯云

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

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注曰凡非真皆塵垢矣說

文曰冥窈也又曰窈深遠也

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

左氏傳趙襄曰却觀悅禮樂而敦詩書纏于董無心

曰無心鄙人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荆

西荆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荆州為西也叩棹新

秋月臨流別友生

楚辭曰漁父鼓枳而去王逸曰叩船舷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涼

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

淮南子曰甘瞑于大霄之宅覺視于

昭昭之字李顯離思篇曰烈烈寒氣巖寥寥天宇清說文曰通白曰晶晶明也

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毛詩

曰不遑假寐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淮南子曰齊威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齊威衛人聞齊

桓公與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莊子卜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投冠旋舊墟不為好

爵榮

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各

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衡門

茅茨也苑暉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曰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

月崩少帝即位出靈運為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故云永初

謝靈運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

也漢書王吉傳邵公述職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潘岳悼亡詩曰溽暑隨節闌闌猶盡也金素秋也秋爲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

方金也劉楨書曰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流火爾雅曰秋爲旻天

肅以素秋則落也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辛苦誰爲情遊子值頽暮陸機赴洛詩曰辛苦誰爲

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言遊子多悲觸物增戀愛其似者若莊生

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火

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傳曰子夏過

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歛食不在其中子

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

之二費也久友交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此謂懷土也言如何同

而中絕此三費也遠度世以忘歸李牧愧長袖卻克慙躡步言手足有

遠度也楚辭曰遠度以自娛疾故或愧思玄賦曰願得遠度以自娛

或慙也戰國策曰武安君李牧至趙王使韓蒼數之曰將軍戰勝王

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

之說文曰擗兩手擊也希買切左氏傳曰使卻克徵會于齊頃公惟

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杜預曰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

跛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邯鄲躡步

言雖有疾皆不見弃遺也良時已見上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莊

文左氏傳曰覆養惡杜預曰惡貌醜也

曰支離疏者頭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七

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

文 選 卷二十六 五 中華書局聚

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夫

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夫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漢書

郊祀歌曰天地並况惟子有慕會音括撮租括切躅步米切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左氏傳王

之休明英達謂廬陵王也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言見珍同乎趙璧為用而乖魏瓠言無所施也杜預左氏

傳注曰班次也趙氏璧已見廬諸覽古詩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自舉剖之

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為其無用枵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能慮以為大罇而浮乎江湖司馬彪曰瓠布

漫落零落也枵然大貌枵謂擊破之也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施也一瓠落大貌徐仙民戶郭切枵許喬切枵方部切從來

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言將窮山海迹

永絕賞心悟言今遠遊將窮山海之迹賞心之對於此長乖鄭玄毛詩箋曰晤對也

過始寧墅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脩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

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

謝靈運

東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韓詩外傳曰夫人為父者必全其身體及其束髮屬授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

介而不隨今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才違志似如昨二紀逐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及茲年

廣雅曰違背也楊雄解嘲曰歷覽者茲年矣

淄磷謝清曠疲爾慙貞堅

論語子曰不曰堅乎

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蒼頡篇曰曠疎曠也莊子曰蕭然疲而不知所歸司馬彪曰蕭極貌也蕭奴結切

拙疾相倚

薄還得靜者便

拙謂拙官也閑居賦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韓康剖伯周易注曰薄謂相附也論語曰智者動仁者靜

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

漢書曰初與郡守為使符說文曰符信漢制以竹分而相合

山行窮登頓

水涉盡洄沔

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沔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沔

巖峭嶺稠疊洲繁渚連

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穉也

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漣見上文葺

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

洞簫賦曰迴江流川而漑其山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揮手告鄉曲

三載期歸旋

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與論行三載黜陟幽明故

以為

且為樹枌欘無令孤願言

左氏傳曰初季孫為已樹六枌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枌欘欲自為觀也

富春渚一首 五言

謝靈運 直史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

吳郡記曰富春東二十里有漁浦

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

薄

吳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唐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出江中薄迅邁以避山難辰發錢唐已達富春赤亭定山東十

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

遡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

遡流已見上文堆蒼曰碣曲岸頭也碣與

文

卷二十六

六中華書局聚

圻同參錯謂崎岸之險參差交錯也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列子曰列御寇為伯昏

水其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泉背遠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准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

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

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鼇鼉魚鼈之不能游也洊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曰重險懸絕故水洊至也

也周易曰兼山艮又平生協幽期淪蹟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日良其止止其所也

遊諾論語曰子張學干祿果猶遂也鄭玄毛詩箋曰宿心漸申寫萬諾應辭也然古者請於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宿心漸申寫萬

事俱零落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淑平斯宿心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懷抱

既昭曠外物徒龍蠖莊子苑風謂諱芒曰願聞神人諱芒曰上神乘尺蠖之屬以求伸也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七里瀨一首五言甘州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積展遊眺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得自申展皆適意孤客傷逝湍徒旅苦

奔峭曹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陀許慎曰陀落也然奔亦落也入彭蠡湖口詩曰折岸屢崩奔與此同也

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

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曰潺湲水流貌也毛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萇曰

日出照曜然見其如膏也

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叫嘯詭色殊音

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

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王弼曰和光而不汗其跡同塵而不渝其真不

亦湛兮似或存今莊子曰此之謂要妙也

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諄

莊子曰監照下上天

逸楚辭注曰屑顧也先結切劉向雅琴賦曰末世鎖才今智孔寡

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後漢書曰嚴光

字子陵光武除爲諫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莊子曰任公子爲大鈞巨綸五十犗以爲餌躡會稽投竿東海且

日而釣暮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難而膳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饜

若魚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

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

登江中孤嶼一首

五言永嘉江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

長門賦曰貫歷覽其懷雜道轉迴尋異景中操周旋已見上文

不延爾雅曰迥遠也又曰延長也

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

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都賦注

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

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鄭

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楚

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隘陝始信安期術得盡

養生年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

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初去郡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在郡一周稱疾去職

謝靈運

彭薛裁知取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宣近於知取漢書貢禹字少卿琅耶人也為光祿大夫上書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楚辭曰皆競進以乞骸骨鍾會有遺榮賦

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貪婪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胥司馬彪曰傀讀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伊余秉微尚拙訥謝浮名禮

孔子曰取名廬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列女傳黔婁先生妻曰先生之浮於行也廬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列女傳黔婁先生妻曰先生

安天下之卑位禮記曰夫祿足以代其耕顧己雖自許心迹猶未并莊子曰夫神無庸妨

周任有疾像長卿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

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魏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勅家事斷之勿復相關

當如我死矣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畢乃勸斷家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班固漢書曰邴曼容養

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恭承古人意促裝反柴荆越絕書曰恭承嘉惠思玄賦曰簡元辰而

促裝柴荆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藏榮緒已見上文

靈運初為琅耶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悞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為左馮翊高

陽令楊湛解印綬付吏又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蘇康幽憤詩曰日黃金印翁紐文曰章

迎爾雅曰若鏡不將不理棹端還期遵渚鶩倚垆潘岳在懷縣詩曰感迎爾雅曰將送也

機越洛詩曰永敷遵北渚爾雅曰林外曰垆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

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攀落英毛萸詩傳曰挹斟也王逸楚辭注曰擧採取也戰勝懼者

肥止監流歸停戰明貴不如義止鑿明語不如嚙也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于

智臆故懼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臆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蒼頡篇

曰亭定也停與即是義唐化獲我擊壤聲義庠義也唐唐堯也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

亭同古字通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

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

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井而斂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也

初發石首城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陳疾東歸會稽太守孟顛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

上表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伏轡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爲緇

毛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雖抱

中孚爻猶勞貝錦詩

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毛詩曰萋兮菲

猶女功之集影

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寸心已見上文亮猶明也

色以成錦文也

楚辭曰蜂蛾微命東觀漢

記梁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

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

在絲髮鄭玄毛詩箋曰察省也

葛龔薦黃鳳文曰君垂日月之光流萬里之恩

老子曰夫唯道善貸且善成說文曰貸施也

出宿薄京畿晨裝搏

魯颺毛詩曰出宿于濟又曰莊子曰

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

永嘉今

適臨川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

毛詩曰洪

水茫茫莊子

茗萬里帆茫茫終何之

曰茫茫乎何之忽乎何適遊當羅浮行息必廬

霍期

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于

見江

越海凌三山遊湘歷九疑乃止三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疑山

在長沙零陵也欽聖若日暮懷賢亦悽其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
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日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毛詩曰明發不寐有
暮遇之也毛萇詩傳曰其辭也
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

道路憶山中一首 五言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辭曰涉江採菱發揚荷王逸曰楚人楚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楚

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籍

越客焉會稽故稱斷絕雖殊念俱為歸慮款廣雅曰款扣也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

懣王逸楚辭注曰言己情憤懣也追尋棲息時偃臥任縱誕崔寔答陸機詩曰棲息高丘范曄後漢書曰光

武共嚴光偃臥縱恣而傲誕得性非外求自已為誰纂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為誰之所繼哉言

不為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

纂繼也不怨秋夕長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竹林曰竿竹挺也古

寒切今協韻為古日切懷故叵新歡含悲忘春暝言春暝當喜為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叵不可也莊子曰煖

然似春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殷勤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

文

訴危柱慷慨命促管危柱謂琴也孫氏笙篴賦曰陵危柱以頹頹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闌促而聲高也

不入彭蠡湖口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

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乘月猶乘日也廣雅曰言乘月而遊以聽哀狖之響濕露而行爲翫芳叢之馥狖雖

也說文曰浥濕也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

照石鏡牽葉入松門張僧鑿薄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

十里青松徧於兩岸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殷江

賦曰流九露物忝珍怪異人祕精魂孔安國尚書傳曰忝惜也高唐賦曰珍怪奇偉毛萇詩傳曰祕

閉也江賦曰納隱淪之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温穆天子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

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温言水玉温潤也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言奏曲冀

絕而念逾甚故曰徒作也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五言謝靈運山居圖曰華子崗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

子期者祿里弟子翔集
此頂故華子爲稱也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

楚辭曰嘉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冬榮

銅陵映碧潤石磴瀉

紅泉

銅陵銅山也楊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訊丹沙於紅泉靈運自注云卽近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 旣枉

隱淪客亦棲肥遯賢

桓子新論曰周易曰肥遯無不利

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爾

曰山絕險家語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仲長

遂登羣峯首邈若

升雲烟

論衡曰天審氣氣如雲曹子建述仙詩曰遊將升雲煙

羽人絕髻髯丹丘徒空筌楚辭曰仰

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

圖牒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

安國論語注曰版

莫辯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

湲

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

恒充俄頃

用豈爲古今然

言古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閒豈爲尊古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

江賦曰千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

卑而學者尊古舉今失其原矣

文選卷第二十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行旅下

顏延年北使洛一首 還至梁城作一首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一首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敬亭山詩一首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京路夜發一首

江文通望荆山一首

丘希範旦發魚浦潭一首

沈休文早發定山一首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一首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上

古樂府三首

班婕妤怨嚮行一首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

行旅下

北使洛一首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豫章世子中軍行軍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

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傅亮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二

改服飭徒旅首路踟蹰險難

左氏傳曰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儻戎車

首路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踟蹰毛萇詩傳曰踟蹰也鄭玄曰踟可畏懼之言也

振檝發吳州秣馬陵楚山

阮籍詠懷詩曰朱鸞躍飛泉夜飛過吳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粟食馬曰秣韓子曰楚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塗出梁

宋郊道由周鄭閒

漢書曰沛公乃道碭音義曰道由碭也

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

曰汝南郡有陽城縣音義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在昔輟期運經始闢聖賢

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而光赫蔡邕陳寔命碑曰應期運之數抱朴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闢五百歲

伊穀絕

津濟臺館無尺椽

伊穀二水名也曹植毀故殿令曰秦之滅也宮陛則阿房無尺椽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處也

多巢穴城闕生雲煙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

言王道被於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

尚書令箴曰補我衮闕闡我王猷陸機苦陰風振涼野飛雪警窮天寒行曰

毛詩曰嗟行之人又曰歲聿云暮涼野多險難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言昏冥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盡也呂氏春秋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臨塗

未及引置酒慘無言引猶進也漢書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楚辭

閱而不達韓詩曰周道威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魯言當歸來而更

遲洛神賦曰車殆馬煩數有所往而魯

本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言己有蓬心事既已矣而身飛薄亦復

還至梁城作一首五言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楚辭曰登石巒兮遠望路眇眇兮默默昔

邁先徂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羣陸機赴洛詩曰振

肩傾側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陸故

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論衡曰觀喬丘壘填郭郭銘志滅無文木石

局幽闔黍苗延高墳說文曰局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埋

滅尊貴誰獨聞桓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

毛詩曰吁嗟女兮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列子曷爲久遊客憂念坐

自殷心殷殷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五言

顏延年沈約宋書曰延之爲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徵爲中書侍郎集曰張劭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左氏傳曰楚昭王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名尚書曰奠高山大川孔安國

定也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盛弘之荆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

嘗觀其一未見其餘郭璞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陂經塗延舊

軌登闡訪川陸周禮曰國中經塗九軌說文曰延長也又曰闡城曲重門也舊軌謂張劭也蜀都賦曰經途所亘鄭玄周

禮注曰延進也陸機水國周地嶮河山信重復陸機答張士然詩曰豫章行曰川陸殊塗余固水鄉士呂氏春

秋注曰鄉國也地嶮已見上文左卻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尚書曰

傳子犯曰表襄山河必無害也荆州雲

土夢作又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西南西都賦曰舍櫺檻而卻倚懷

舊賦曰前瞻太室說苑曰楚昭王遊於荆臺司馬子期諫曰荆臺左

洞庭右彭蠡荆或清氛霽岳陽會暉薄瀾澳說文曰氣亦氣字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氣氣也

毛萇詩傳曰山南淒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涼

江水兮河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

起伏即倚伏也存沒竟何人

烟介在明淑

蒼頡篇曰烟明也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楚辭曰彼堯舜之耿介王逸曰耿光也介大也耿與烟同古迥切

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

論衡曰上世之人質樸易化手蓂詩傳注曰藝樹也

還都道中作一首

五言集曰上潯陽還都道中作都謂都揚州也

鮑明遠

昨夜宿南陵今日入蘆洲

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路一百三十里庚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

伍子胥初所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

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

日月兼崩波之上不可少留

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

獵獵曉風道

廣雅曰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鷗水登臚眺淮甸掩

泣望荆流

漢書音義李斐曰臚船前頭刺也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淨

盡也

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

千里遊

周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古歌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賦曰

慕古人之貞節左氏傳宋人曰懷璧不可以越鄉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五言鄭善長水經注曰江水上南經三山又幽浦出焉水上南

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新林浦

謝玄暉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鶩宋孝武之江州詩曰山曲蒙幽雨江路結流寒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

上林賦曰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楊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應勁風俗通曰

太山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毛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湖中詩曰孤遊非情

歎既懽懷祿情復協滄州趣靈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蒼州精神養靈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蒼州精神養

性與道浮遊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惟良知躡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左氏傳曰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湫

溢躡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與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

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暮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

敬亭山詩一首五言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方言曰亘竟也賈誼早雲賦曰遂積聚而合沓相紛薄而慷慨應勁漢書注曰沓合

也古詩曰西北有隱淪既已託靈異俱然棲五二日隱淪海賦曰棲高樓上與浮雲齊

百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子虛賦曰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七發曰依絕區兮臨迴谿

文 卷二十七 四一中華書局聚

交藤荒且蔓 膠枝聳復低

毛萇詩傳曰木曲曰膠

獨鶴方朝唳 飢鼯此夜啼

王

故事曰陸機歌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得也鼯鼠已見上文

渫雲已漫漫 多雨亦淒淒

魏都賦曰窮岫渫雲

以蔽日兮下幽冥 以多雨我行雖紆

日紆屈也一曰縈也又曰組緩也幽

緣源殊未極 歸徑窄如迷

聲類

遠望也 要欲追奇趣 卽此陵丹梯

丹梯謂山也眺鼓吹登山曲曰暮

於鳥切 皇恩竟已矣 茲理庶無睨

魯登巒且悵齊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曰共登青雲梯

恩溥周易曰睽乖也王粲從軍行詩曰茲理不可違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五言休假也沐洗也漢書張安世休沐未嘗出如淳曰五日得下一沐

謝玄暉

薄遊第從告 思閑願罷歸

孫綽子曰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乎薄遊於朝乎漢書曰蘇林曰第且也

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又韋賢乞骸骨罷歸

還叩歌賦似休汝車騎非司馬相

如家貧素與臨叩令相善於是相如往舍臨叩都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

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為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

車歸 霸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枚乘集有臨霸池遠訣賦伊川已見上文潘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

上有池有四汀葭稍靡靡江蒹復依依
毛詩曰葭蒹揭揭毛萋曰葭蘆也蒹亂也高唐賦曰薄草

靡靡韓詩曰田鶴遠相叫沙鴉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
楊柳依依

樂府詩曰美人在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
古詩曰淚下沾衣裳賴此盈樽酌

含景望芳菲嵇康秀才詩曰旨酒盈樽陸機
曰日出東南隅清川含藻景 問我勞何事沾沐仰清

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重闈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著貴賤 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

扉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顏延之贈王太常詩曰郊扉常晝閉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五言山謙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焉

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謝玄暉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

柯白日麗飛蕤參差皆可見吳都賦曰飛蕤外互李尤洪餘霞散成池銘曰漸臺中起列館參差

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

邯鄲湛贈伍處玄詩曰行矣去言別易會難王粲七哀詩曰何為久淫滯毛詩曰懷哉懷哉曷月余旋歸哉 佳期悵何許

淚下如流霰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有情知望鄉誰能續不變盧譔

張載七哀詩曰有情孰能不懷廣雅曰續黑也古詩曰還願望舊鄉

京路夜發一首 五言

謝玄暉

擾擾整衣裝肅肅戒徂兩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尚書曰

肅宵征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泱寥落星稀之貌也字猶

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故鄉邈已復山川脩且廣

燕山銘曰復其邈今巨地界陸機赴洛詩曰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勅躬

每跼踖瞻恩唯震蕩曹子建聖皇篇曰侍臣首文奏陛下赫仁慈毛

經鉤命決曰勅躬未濟毛詩曰嗟我懷人鮑昭白頭吟曰心賞猶難恃孝

躅謂地蓋厚不敢不靖楚辭曰心怵惕而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

望荆山一首 五言

江文通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右將軍荆州

漢荆楚之境也盛弘之荆州記曰南關繞桐柏西嶽出魯陽尚書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

桐柏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山郡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撓重林雲霞肅

川漲周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于風說文曰撓曲木也奴教歲晏君如

何零淚沾衣裳古詩曰淚下沾衣裳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袁淑

賦曰解蘊麝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一聞苦寒奏

更使豔歌傷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魏帝

旦發魚浦潭一首五言

丘希範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魚潭赤亭已見謝櫂歌發中流鳴鞞響杳

障馬融廣成頌曰發櫂歌縱水謳字障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

石異像嶄絕峯殊狀張衡七辯曰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謝靈運

注曰漲者沙始起將成嶼也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說文曰島海中

上有山石說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謝靈運方山詩曰資此永幽

蒼頡篇曰曠疎曠也坐嘯昔有委臥治今可尙坐嘯臥治並見謝

早發定山一首五言梁書曰約為東陽太守沈休文

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夙齡愛遠壑晚莅見奇山毛萇詩傳曰莅臨也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楚辭曰建

綵虹以招指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門自出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員江賦曰絕岸

刺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淺淺歸海已見上文

淺淺王逸曰淺淺流疾貌也音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

荃楚辭曰遊子憺兮忘歸懷祿已見上文楚辭曰荃香草以喻君子眷言採三秀徘徊

望九仙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閨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尤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一首五言

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為浙江

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廣雅曰珍重也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

喬樹百丈見遊鱗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滄浪

有時濁清濟涸無津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吳越春秋曰禹

周行字內竭洛涸濟涸注曰涸竭也字書曰津液也涸胡落切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

鵬鳥賦曰乘流則逝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紛吾隔躡滓寧假濯衣巾躡滓謂去京師躡塵之地以往東陽

自然隔越亦不須灌衣巾願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塵雜子曰潺湲水楚辭曰紛吾可以濯我纓願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塵流兒也楚詞曰

軍戎

從軍詩五首

五言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

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從軍有苦樂但聞所從誰

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程不識擊刀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李將軍極

簡易其士亦佚樂然士卒

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紀述曰寔天生

德聰明神武左氏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

非所聞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

曹操為丞相故曰相公也毛詩曰王赫斯怒陸賈新論曰聖人承天

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顏

尺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漢書曰獯鬻虐老獸心服西收邊地賊

忽若俯拾遺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六

曰賞如高山罰如深溪左氏傳晉侯投壺穆子軍人多飶饒人馬皆

盜肥杜預左氏傳注曰餼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可徒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飛虞丘壽王驃騎論功曰拓地萬里

如翰毛莫日疾如飛也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家語

之盡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毛詩曰薄言旋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

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左氏傳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

憚為人用乎異於是矣良苗穀也國語曰秦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

之禮使子餘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

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賈逵曰不

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犂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子孔叢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及河聞鳴犢與竇犢之見殺迴輿而趣

為操曰期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夫子欲從所好

而隱居仲宣欲厲節而求仕有異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為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

邦有土告爾詳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蔡從征吳作此四篇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穀梁傳曰

公順時應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
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桓桓于征逃彼東南
垆國語曰秦汎舟于河爾雅曰林外曰垆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襟倚舟檣眷眷

思鄴城

漢書公孫瓚曰累足撫襟坤蒼曰

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鶴鳴

毛詩曰我徂東山

翟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萇曰垤塋冢也鄭玄曰鸛水鳥也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

婦人則歎於室垤徒頭切

日月不安處人誰獲常寧

國語姜氏謂晉公子曰日月不處人誰獲安昔人

從公旦一徂輒三齡

毛萇詩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

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奔

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

左氏傳樂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

偶俱無猜貞也

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

毛詩曰彼君子夙夜自悝性思逝

若抽縈

廣雅曰悝抗慨也普耕切

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

東觀漢記曰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

登所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殃東羽被羽其義同也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從軍征遐

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

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豁谷白日

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餘暉言將夕也

蟋蟀夾

岸鳴孤鳥翩翩飛

毛詩曰七月在野鄭玄曰謂蟋蟀也征夫心多懷惻愴令吾悲

禮記

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

說文曰防隄也春秋元命苞曰露所以潤草說苑曰孺子不迴身赴林寢此愁當告誰

楚辭曰居愁期誰告古詩曰愁思當告誰身服干

文

選卷二十七

八中華書局聚

戈事豈得念所私孔安國尚書傳曰戈戟也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

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見危授命亦可以成人矣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漢書酈食其曰逍遙河堤上左右望我軍

毛詩曰河上乎道遙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

國語曰吳王帶甲三萬人也說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毛詩曰率

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漢書高祖曰夫運

吾不如子房蒞後漢書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謀帷幄之中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論語季

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對曰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鞠躬中堅內微晝無所陳論語曰入

如也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也許歷為完士一言獨敗秦史記曰

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

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謹受令許歷曰請就鐵鑕之誅趙奢曰

有後令邯鄲許歷請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完

謂全具也言非有奇也論衡曰西門豹董安于誠為完具之人能納章絃之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毛詩曰坎坎伐檀兮真之河之干

曰吾已負雖無鋤刀用庶幾奮薄身東觀漢記班超曰冀立鋤刀一素餐責矣

摩鈍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四望無煙火但見

林與丘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火煙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高誘淮南子注曰聚木曰榛

藿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鶴

鷓摩天遊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古鳥生八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

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魏志曰武皇帝譙人也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孟

子曰齊有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也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館宅充廛里女士滿莊韓詩曰肅肅兔

置施于中疇爾雅曰六達謂之莊薛君曰疇九交之道也自非聖賢國誰能享斯休孔安國尚書傳曰享嘗也

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毛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鄭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四言

顏延年

夤威寶命嚴恭帝祖尚書曰周公曰嚴恭寅畏又曰王無炳海表岱

文選卷二十七 九一中華書局聚

系唐胄楚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系唐統接漢緒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王彭城沈約宋書

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靈監叡文民屬叡武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奄受敷錫

宅中拓宇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斂是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東京賦曰先帝開拓土宇

亘地稱皇罄天作主燕然山銘曰復其邈于巨地界曹植玄暢賦曰

張儼請立太子師傳表月竊來賓日際奉土甘泉賦曰西壓月關東

曰陛下膺期順乾作主震日域服虞曰音窟免

窟月所生也尚書曰明王盛德四夷咸賓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

人名穿地為窟充芮切曹植玄暢賦曰緹日際而來玉潘岳為賈謐

贈陸機詩曰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張載元康頌曰開元建號班德布

奉土歸疆化禮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

下和之六典聯事九官列序周禮曰以官府之聯合邦治一曰祭祀

至也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禮典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

六曰事典漢書劉向一曰治典二曰禮典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

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皋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有牲在滌有絜在俎

周禮曰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禮記曰帝牛必在滌三月鄭玄曰滌牢

中所搜除處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將鄭玄曰有肆其骨體於俎

者或奉將薦饗王衷以荅神祐杜預左氏傳注曰薦獻也衷中

而進也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禮記曰唯聖人為能饗親皇乎備矣有事上春漢書

歌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禮行宗祀敬達郊

禮記曰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孝經曰宗祀王文王於明

廣樂四陳漢書曰金枝秀華應劭曰金枝銅鑿百二十枝史記陟配

在京降德在民毛詩曰三后在天陟配在京禮奔精昭夜高燎煬晨

陰明浮爍沈滎深淪言宋為水德而主辰故陰明之宿浮爍而揚光

於冬其紀辰星是謂陰明尚書大傳曰沈四海告成大報受釐元神

禮記曰升中于天鄭玄曰中成也燎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又曰

也如淳曰釐音僖呂安鶴體賦曰上奏元月御案節星驅扶輪案節

並見上文言天神降月御為之案節星驅為之扶輪王濟鍾夫人序

賦曰風詡遙興遠駕曜曜振振漢書房中歌曰雷震震電曜曜杜預

樂府上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三首

古辭

五言言古詩不知作者姓名他皆類此

飲馬長城窟行

酈善長水經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

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爲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

青青河邊草絲絲思遠道

言良人行役以春爲期期至不來所以遠增思五逸楚辭注曰縣縣細微之思也

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

廣雅曰昔夜也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佗鄉佗鄉各異

縣輾轉不可見

字書曰輾亦展字也說文曰展轉也鄭玄毛詩箋曰轉移也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

天寒

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

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

但入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爲言乎皆不能爲言也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

有尺素書

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

長跪讀素書書上竟何如

說文曰上有加餐跪拜也

食下有長相憶

傷歌行

昭昭素月明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

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微風吹闥闔羅帷自飄颺

毛萇詩傳曰闥內門也

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

賦曰屣履起而彷徨

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翔悲聲

命儻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沾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

穹蒼毛詩曰佇立以泣谷永與王譚書曰抑於家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巡爾雅注曰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

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長歌行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一篇似傷年命而下一首直叙怨情古詩曰長歌

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傳玄豔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青青園中葵朝露行日晞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萇曰晞乾也陽春布德澤萬物

生光暉楚辭曰恐死不見乎陽春淮南子曰光暉萬物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藥衰貌也胡本

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

怨歌行一首五言歌錄曰怨歌行古辭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

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希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充園陵薨

班婕妤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漢書曰罷齊三服官李斐曰紈素為冬服

天子為三官服也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古詩曰文綵雙鸞出入君懷袖

動搖微風發蒼頡篇曰懷抱也此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古長歌行曰常

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炎熱氣也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樂府二首 短歌行 魏武帝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

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為郎遷南頓令封魏王文帝追謚曰武皇帝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漢書李陵

人生如朝露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毛詩曰微我無酒

曰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皇帝時青青子

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古詩曰馳車騁中呦呦鹿鳴食野

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毛詩小雅文也華萍也鹿得萍草呦呦然

禮也鄭玄云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言月之不可

可絕也說文曰掇拾取也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

雀集而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毛詩曰死生契闊漢書曰張賀思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

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月明已見上句喻山不厭高海不厭深管子

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獸人故能成其衆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苦寒行

五言歌錄曰苦寒行古辭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

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閒上有九

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限然則坂在太行山在晉陽也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

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毛詩曰雨雪霏霏

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

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舉踵也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

楚辭曰怫鬱兮不陳東歸言望舊鄉也水

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栖

楊雄琴情英曰當道獨居暮無所宿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檐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莊子曰檐囊而趨悲彼

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

樂府二首

燕歌行

十言歌錄曰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作皆類此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

露蒼蒼白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禮記曰仲秋之月鴻

玄鳥燕也楚辭曰燕翩翩其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佗方鄭

禮記注曰慊恨不滿之貌也口簞切賤妾煢煢守空房煢單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

下霑衣裳古詩曰淚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宋玉風賦

而鼓之宋玉笛賦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古詩曰明月

羅牀帷毛詩曰夜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史記曰牽牛

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為夫織女為

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善哉行四言歌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曰善

上山采薇薄暮苦飢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楚辭曰薄暮雷電

谿谷多風霜露沾衣說苑曰濡子不野雉羣雛猴猿相追毛詩曰雉

珍做宋版印

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廣雅曰壘壘也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

知言高山之有崖林木之有枝愚智同知之今憂來仍無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

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也楚辭曰傷楚國之

憂多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毛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迴

轉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毛詩曰良馬四之論語子曰載馳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載驅聊以忘憂毛詩曰載馳驅歸官衛侯楚辭曰聊始娛以忘憂又毛詩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樂府四首 五言

笙篴引

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

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以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笙篴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又曰賢大中廚辦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也

豐膳烹羊宰肥牛鄭玄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今秦箏何慷慨齊瑟和時笑物曰珍聲類曰宰治也

且柔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不鼓瑟也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漢書

曰孝成趙皇后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禮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二

爵而而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儀禮曰上大庶羞二十品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史記曰平原君以千

金爲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

爲成人矣列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

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

適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丘舞賦曰耀華屋而嬉洞房古董逃行曰年命冉冉我道零落下歸山丘毛萇詩

傳曰適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左氏傳曰子產曰人誰不死終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美女篇

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也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說文曰閑雅也上林賦曰妖冶閑都又曰閑幽閑也柔條紛冉冉葉

落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攘袖卷袂也環釧也頭上金爵釵腰佩翠

琅玕釋名曰爵釵釵頭上施爵尚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南方草物狀曰珊瑚

出大秦國有洲在張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羅衣何飄飄輕裾

隨風還顧眄遺光采長嘯氣若蘭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

忘餐慎子曰毛廣西施衣以玄錫則行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爾雅

曰安止也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猶焉也南端城之正南門也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漢書枚叔上書曰游

曲臺臨大路列子曰虞氏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神女賦曰耀乎

梁之富人高樓臨大路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今彼姝者子在我室今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媒氏何所營玉

帛不時安周禮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也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楚辭曰聞佳

衆人何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蘇武荅李陵詩

盛年行已衰蔡雍霖雨賦曰中宵夜而嘆息

白馬篇

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古羅敷行曰青絲繫馬尾黃借問誰家子

幽并遊俠兒幽并二州各班固漢書贊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幽

賦曰雄朔野以揚聲說文曰羈絡頭也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墨子曰良弓難張

文曰漠北方流沙也然可以及高入深控絃破左的右發摧月支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絃

家語孔子曰肅慎氏貢楛矢貫石威動北鄰毛詩曰發

彼有的的射質也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爲月支三枚馬蹄二枚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凡物飛

援屬也狡捷過猴援勇剽若豹螭螭猛獸也己見西都邊城多警

急胡虜數遷移長楊賦曰永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

左顧凌鮮卑

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燕棄身鋒刃北有東胡山戎或云鮮卑蒼頡篇曰凌侵也

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

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各編壯士籍

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

軍之士視死若歸臣不若王子城也

各都篇

歌錄曰各都篇齊瑟行也

各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

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光且鮮史記

曰陸賈寶劍直千金論衡曰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

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漢書陸弘少時好鬪雞走馬

馳馳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

儀禮曰司射摺三挾一鄭玄曰

摺插也楚甲切漢書曰匈奴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

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

連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也

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

毛詩

曰鳶飛戾天鄭玄曰鴟之屬也

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

舞賦曰觀者稱麗我歸宴平樂美

酒斗十千

平樂觀名膾鯁胎鰕寒鼈炙熊蹯

毛詩曰炮鼈膾鯁蒼頡解

鹽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羊韓雞本出鳴儔嘯韓國所爲然寒與韓古字通也左氏傳曰宰夫孺熊蹯不孰鳴儔嘯

匹旅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

漢書曰霍去病在塞外尚穿城蹴鞠也如淳曰

域鞠室也郭璞三蒼解詁曰鞠毛丸可蹋戲鞠巨六切史記曰魏公子賓客辨士說王萬端

白日西南馳光景不

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舞賦曰駱驛而歸雲散城邑

王明君詞一首

并序

石季倫

藏榮緒晉書曰石崇字季倫渤海人也早有智慧稍遷至衛尉初崇與賈謐善謐既誅趙王倫專任

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勸倫殺崇遂被害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焉

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藏

榮緒晉書曰文帝諱昭

匈奴感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

于遣使請一女子帝以昭君賜單于漢書曰詔采良家女也

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

慰其道路之思

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爲公主以妻烏孫焉

其送明君亦

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敘之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

漢書曰匈奴歲正月辭訣未及終前驅已

抗旌

曹子建應詔曰前驅舉燧後乘抗旌

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

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亡長

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橫哀鬱傷五內泣淚濕朱纓李陵詩曰行行且

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自割無令五內傷沾纓已見郭璞遊仙詩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魏文帝苦哉行曰行行延我

於穹廬加我閼氏各漢書曰烏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

日滿帳也蘇林曰閼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滿為墻音義氏音焉支如漢皇后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殊類異類也李陵答

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陶莫臯立為復

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曹子建三良詩曰殺身誠獨難賈誼平屈原

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與陳蔡異孔荀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辭

子曰曩與汝為苟生今與汝為苟義也憤鬱蔡琰詩曰心吐思兮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帝喜

曰蓄怨乎積思玉逸曰結恨在心慮輕飛高誘呂氏春秋曰征飛也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毛詩曰

泣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

并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傳語後世人遠嫁難

為情漢書張禹曰有愛女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

文選卷第二十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二十七

謝靈運出師圖經大志五篇卷之六

文選卷第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樂府下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一首

鮑明遠樂府八首

謝玄暉鼓吹曲一首

挽歌

繆熙伯挽歌一首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一首

雜歌

荆軻歌一首

漢高帝歌一首

劉越石扶風歌一首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樂府下

樂府十七首

猛虎行

雜言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

為誰

陸士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孔子曰孔

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蘧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耻之況與惡人同處

今檢管子近士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遂見之論語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

尋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時君之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策馬趨也廣雅曰將欲也飢食猛虎窟寒栖野雀

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日而逸切言日以屢歸而功未立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神農本草曰秋冬為

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爾雅曰崇高也廣雅曰駭起也桓子靜新論雅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靜

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辭曰急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急

絃無懦響亮節難為音侯璜等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逵國語注曰懦下也爾雅曰亮信也謂有貞信之節

言必慷慨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言人生既多難苦誠為未易何故曰難也

蔡子篤詩曰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夫蘊耿介之懷者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愧不隨慕先聖

之遺教蒼頡
篇曰懷抱也

君子行

五言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閒

天道夷且簡人道峻而難

莊子曰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

夷平也又曰簡略也

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尚書曰休徵咎徵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躡履也

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左氏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惡也呂氏春秋曰使人

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入主之所患患石似玉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

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當

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纔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

薄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

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

曰伯奇愛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

白玉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

回攬其甑中而飯之少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絮故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食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攬

而飯之孔子笑曰所信者目矣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矣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夫孔子所以知人難也高誘曰食煤煙

塵也良讀作逐臣尙何有棄友焉足歎

傳毅七激曰闞君逐臣頃父臺入猶墮也逐臣尙何有棄友焉足歎放子王逸楚辭序曰屈原放

逐在沅湘之間毛詩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鄭玄曰道絕者棄恩舊也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

言禍福之至而皆有漸也枚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傅子銘曰福生有兆禍來有端小雅曰鍾聚也言無端緒也天損未

易辭人益猶可懼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己所招故安之

唯安之故易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無受

入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

此以吉凶異轍故辭之實難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荀悅申鑒

則傾冠見矣以其遞相祖述故引之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言小

情苦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

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

從軍行 五言

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

五嶺之戍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請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深谷邈無底崇山鬱嵯峨列子曰夏

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奮臂攀喬木振迹涉流沙史記曰武臣

為天下唱始毛詩曰南有喬木尚書曰導弱水入于流沙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賈誼旱雲賦

曰隆暑盛其

無聊說文曰慘毒也宋均春秋緯注曰苛者切也夏條集鮮藻寒冰結衝波文子曰夏條可

之寒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鄒陽書曰胡馬遂進關於邯鄲杜篤

聚也國語越王曰吳為不道敢問諸大夫戰奚以而可大夫種曰審

物則可以戰韋昭曰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也羽獵賦曰渙若天星

羅之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張衡獨轆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漢

也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戰國策曰衛行人獨過免胄橫戈而進

論語注曰苦哉遠征人拊心悲如何列子曰師襄

豫章行五言古豫章行曰白楊

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川陸殊途軌懿

親將遠尋廣雅曰軌道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三荆歡同

株四鳥悲異林古上留田行曰出是上獨西門三荆同一根生一荆

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哭何

者曰回以此哭之聲非但為死者而已矣又為生離別者子曰何以

知之對曰回聞完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乎四海其母悲

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為其往而不返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

問哭者果曰夫死家貧賣子葬之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鄭玄毛

與之長決子曰回善於識音矣

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會日何難寄世將幾何日吳無停陰尸子曰

幾何周易曰日吳之難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前路既已多後

塗隨年侵前路後塗喻壽命也言前路已多而罕促促薄暮景疊疊

鮮克禁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行不息鮮能止之孔曷為復以

茲曾是懷苦心言何為復以此暮景不留之志而曾是重懷遠節嬰

物淺近情能不深說文曰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景影也言形影

音惠

苦寒行五言或曰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嶮難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俯入穹谷底仰

陟高山盤韓詩曰在彼穹谷玉潤周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爾雅

山墮也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

鳥喧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嘆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

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餐周易曰履霜堅

匪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劇哉行役人慊

慊恒苦寒說文曰劇甚也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足之貌也

飲馬長城窟行五言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往問陰山侯勁虜在

燕然解嘲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書曰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鄭玄

記注曰軌轍跡也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繇魏遠

檢狄亮未夷征人豈徒旋檢狄匈奴也毛詩曰赫赫南仲檢狄于夷毛萇曰夷平也末德爭先鳴

凶器無兩全吳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左氏傳

州綽謂齊侯曰平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賞子以守節將遵甘陳陰之役先二子鳴

迹收功單于旃漢書曰甘延壽字君況北地人也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

曰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為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博望仗節收功大夏旃旗也振

旅勞歸士受爵橐街傳穀梁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杖杜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爵傳鶴漢書陳湯上疏曰斬

郅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橐街蠻夷邸閉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邸謂傳舍也

門有車馬客行 五言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毛詩曰駕言出遊念君久不歸濡迹涉江湘毛萇詩傳

曰濡也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

拊膺攜客泣掩淚敘溫涼列子曰撫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

溫涼也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毛詩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親友多

零落舊齒皆彫喪曹子建箋箋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王聘舊齒萬事

乃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歲墓平毛詩曰在城闕兮墳壠日月

多松栢鬱芒芒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栢梧桐以識其墳也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國語

藍尹壘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賈逵曰崇終也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

莊子曰俛仰之閒

君子有所思行 五言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塵里一何盛街

巷紛漠漠鄭德漢書注曰塵甲第崇高闈洞房結阿閣漢書音義曰

故曰甲第楚辭曰焯容脩態絕洞房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曲池何湛湛

清川帶華薄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邃宇列綺牕蘭室接羅幕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古詩

曰交疏結綺牕又曰盧家蘭為室桂為梁楚辭曰藹阿拂壁羅幃張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言淑貌

而見升哀音亦承顏衰而作也論語曰色斯舉矣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楚辭曰生天地之若過古詩曰

忽如遠行客善哉膏梁士營生與且博國語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梁之性難止也賈逵曰

膏肉之肥者樂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止也韋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與藏也宴安消靈根醜

毒不可恪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酖毒也老子黃庭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靈

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謂身也左氏傳曰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對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

齊謳行五言漢書禮樂志曰齊謳員六人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鄭玄曰齊曰營丘晁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鄭

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洪川控河濟崇山

入高冥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國策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傳毅東洛都賦曰弋高冥之獨鶴連軒翥之雙鷗崇或為嵩非也

文 卷二十八 五 中華書局聚

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左氏傳晏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

城陽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海物錯萬

城然西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正方故各舉一隅言之也

類陸產尚千各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禹貢海物惟錯河圖曰地有九

產也其醴水物也南州以苞萬類禮記曰恒豆之俎陸產之物也加豆陸

都賦曰百品千名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子虛賦曰齊浮渤澥

八九於其胷中會不帶芥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秦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此所謂東西秦

也李斐云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曰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

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

勢敵也然李斐之意以百二謂百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

萬中之二也字林曰侔齊等也毛詩曰

父時維鷹揚左氏傳曰季札請觀於周樂為謠齊曰表東海者其太

公乎又曰公及齊侯會于首止謀寧周也公魯僖公也齊侯桓公也

鹽鐵論曰定傾扶危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

再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論語荷蕢曰鄙哉硜硜乎晏子春秋曰

虛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

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

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有

此而為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安得停

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而

逢伯凌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

營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羽獵賦序曰禁御所營

長安有狹邪行五言

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輪爾雅曰二達謂之歧旁郭璞曰歧道旁出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曹植妾薄相

飛行曰輜輶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華景日也漢書云日華曜也鳴玉豈樸儒憑

軾皆俊民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漢書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左氏傳楚子玉曰請

與君馮軾而觀之尚書曰俊民用康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賦曰麗服屬菁余本倦

遊客豪彥多舊親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遊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家語曰孔子之鄉遭

程子於塗傾蓋而語難及晨而鳴以喻人及時而仕也春秋考異記曰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也守一不足矜歧

路良可遵漢書嚴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淮南子

人抱一爲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一而不可變者未睹治之至也淮南子

也守一乃知萬事故爲天下法式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楊雄覈靈賦曰

二子規遊矩步蘇子曰行務應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言規行矩

規步慮投矩廣雅曰曠遠也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猶如四時異節不必相循解嘲曰欲行將

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

長歌行五言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范曄後漢書曰日月經天河海帶地寸陰無

停晷尺波豈徒旋言日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

得而易失也說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絃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釋文曰晷景也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

疾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急絃已見上文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者管子曰任之重

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曰萬盈數也然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毛詩曰君子

萬年介爾景福鄭玄曰汝有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無故自捐也茲

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爾雅曰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上毛詩

曰逝將去汝毛萇曰逝往也楚辭曰往來倏忽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

無所宣四子講德論曰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宜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迨及歲未暮長歌

承我閑毛萇詩傳曰迨及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乘閑而自察

悲哉行五言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

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

鳥多好音

毛詩曰嘒嘒黃鳥載好其音

翩翩鳴鳩羽啾啾倉庚吟

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

毛詩曰倉庚啾啾

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

幽蘭生乎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託也楚辭曰結幽蘭而

延佇漢書伍被曰通谷數行漢

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

言女蘿蔓葛各有尋

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曰葛藟施于松柏手萋曰女蘿松蘿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纍之鄭玄曰葛藟纍纍而蔓之尋猶緣也

傷哉遊客士憂思一何深

言己客遊不如蘿葛故憂思逾深也

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

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

韋昭國語注曰緬猶也飛沈言殊隔也

願託歸風響寄言

遺所欽

李陵答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惠德音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吳趨行

五言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壽其地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

楚妃樊姬齊娥齊后也歌錄曰石崇楚妃歎曰歌辭楚妃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

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今歎詠之聲永世不絕孟子淳于斨曰昔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謳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

說文曰謳齊歌也

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自有始請從昌門起

昌門起春秋

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閭闔風亦名破楚門也

昌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

吳地記曰昌門者吳王闔閭所

作也名爲闔闔門高樓閣道西都重樂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西京賦曰詩游賦曰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

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軒長牕也言長牕開於屋之曲阿藹藹慶也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

雲被泠泠祥風過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山澤多藏

育土風清且嘉左氏傳曰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史記

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以避季歷

季歷果立是爲五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汨其泥而揚其波

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毛萇詩傳曰穆穆美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廣雅曰灼灼

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胄王迹隕陽九帝功興四遐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漢

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大皇自富春

厄百六之會者也東都賦曰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大皇自富春

矯手頓世羅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吳富春人也薨謚曰大皇帝說文曰矯舉手也頓整也世羅猶皇綱也言大皇生自富春

矯手而整天綱也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毛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春

相代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八族未足

修四姓實名家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桓呂寶公孫司馬徐傳也四文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歆曰徙齊諸田豪桀名家

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

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爾雅曰照與也謂盛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

純懿才學優裕漢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

沱

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語曰泰伯淑美難窮紀商摧爲此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歌公羊傳宋萬曰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推粗略

也言商度其粗略也

短歌行 四言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王人壽幾何逝如朝霜

左氏傳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時無重至華不再陽論語摘輔像識曹植送應氏詩曰人壽若朝霜

均曰及頽以春暉蘭以秋芳禮記曰季春萍始生鄭玄曰萍華亦至也

苦短去日苦長曹植苦短篇曰苦樂有餘魏今我不樂蟋蟀在房詩

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爲子忘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酒既旨我肴既臧毛詩曰爾酒既旨爾肴既嘉短歌有詠長夜無荒史記曰紂爲

詩曰好樂無荒

日出東南隅行 五言

或曰羅敷豔歌

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爲邑人千乘王仁爲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

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

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新語曰高臺百仞臺端猶室端

也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

呂氏春秋曰列精于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者曰公妖且麗王逸楚辭注曰妖

好也琴道雍門周曰廣廈邃房

淑貌耀皎曰惠心清且閑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顏

色盛美如東方之日矣周易曰有孚惠心廣雅曰閑正也

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毛詩曰美目盼兮楚辭曰

娥眉曼睩目騰光王逸曰曼澤也睩視貌也言美女之貌娥眉玉貌曼好目曼澤睩音錄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翠羽鄭玄尚書大傳注

曰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

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豔

窈窕多容儀婉媚

巧笑言

毛詩曰窈窕淑女又曰巧笑倩兮

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

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

毛詩曰粲

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璠

楚辭名曰爵釵釵頭及上施爵也

羽名也毛詩曰珮玉瓊琚杜預左氏傳注曰璠璠美玉也

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

西京賦曰方駕授綬鄭玄

儀禮注曰方併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楊雄太玄賦曰踞弱水而濯足

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

繁風雲言多也過秦論曰天下雲會響應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軒軒蒼頡篇曰軒衣車也清川含

藻景高崖被華丹藻景華景也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蘇武詩曰馥馥我蘭芳又曰誰

為遊子吟泠泠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悲歌已見上文韓詩曰舞則莫今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

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洛

賦曰丹脣外朗廣雅曰陵乘也南都賦曰結九秋之赴曲迅驚鴻蹈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展躡

節如集鸞下蘭七牧曰鸞放袂而赴節若遊鴻之翔天邊讓章華臺賦曰忽飄然以輕逝似鸞飛於天漢淮南子曰龍興鸞集

綺態隨顏變沈姿無乏源乏或定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懽張衡七辯曰懽

領阿那宜顧蒼頡篇曰顧視也五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遺芳結飛颺浮景映清湍爾雅曰扶搖謂之颺說文

疾也日湍水冶容不足詠春遊良可歎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前緩聲歌五言

遊仙聚靈族高會會城阿淮南子曰攝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慶雲見上文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楚辭曰

於伊洛魏文帝詩曰王韓獨何人翺翔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卿歸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見其父與數人博度日向與博者為

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爾聞有韓衆不答曰實聞有之神曰即我是也尚書曰至于太華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爾雅曰徵召也楚辭曰望瑤臺

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西京賦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英墮湘水之中為湘夫人也肅肅宵駕動翩

翩翠蓋羅毛詩曰肅肅宵征曹植飛龍篇曰芝蓋翩翩甘泉賦曰咸翠蓋而鸞旗羽旗棲瓊鸞玉衡吐

鳴和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瓊鸞以瓊為鸞以施於旗上鸞皆以金為鈴也應劭漢書注曰鑿在軾和在衡太容揮高絃洪崖

發清歌思玄賦曰太容吟曰念哉注曰太容黃帝樂師廣雅曰揮獻動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曰三皇時伎人也

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毛詩曰獻酬交錯漢書谷永曰遙與輕舉登霞倒景摠轡扶桑枝濯足

湯谷波楚辭曰飲余馬乎咸池摠余轡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南子曰馮夷大禹之御也乘雲車排闥闔淪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邕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萬方徂而星集

塘上行五言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一離離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張揖漢書注曰江離香草也郭璞曰似水薺也被蒙風雲會移居

華池邊周易曰潤之以風雨楚辭曰靈龜遊乎華池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西京賦曰

西有玉臺

西有玉臺

連以昆德孟子曰滄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

沾潤既已渥結根奧且堅毛詩曰既沾既渥毛萇曰渥厚也古

詩曰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奧猶深也

四節逝不處華繁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

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

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兮

男權智傾愚

女愛衰避妍

莊子曰喜怒哀相疑愚智相欺仲長子昌言曰彊者勝弱者欺愚也

不惜微軀退但懼蒼

蠅前

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戶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願君廣末光照妾

薄暮年

封禪書曰使獲日月之末光暮年喻老也

樂府一首 會吟行 五言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

沈約宋書曰控掖宮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一

二角引本第四也並無歌有絃笛存聲不足故闕二曲又曰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

爾雅曰佇立也

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

廣雅曰聆聽也

會吟自有初請從

文命敷

尚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敷陳也敷績壺冀始刊

木至江汜

尚書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又曰冀州列

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前漢書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論衡曰天晏

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

列宿炳煥負海已見上文宋衷易緯注曰天

文者謂三光地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上林賦曰蕩乎八川澎池理謂五土也

溉粳稻輕雲暖松杞毛詩曰澗池北流浸彼稻田毛萇曰兩京愧佳

麗三都豈能似詩曰佳麗殊百城三都蜀吳魏也層臺指中天高墉

積崇雉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

注曰高一丈曰堵三堵曰雉也飛燕躍廣途鵠首戲清泚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

淮南子曰龍舟鵠首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周禮曰立市為其肆

毛萇詩傳曰泚者也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鄭玄曰陳物處也毛

娟數顧阮籍詠懷詩曰路端便娟子常恐日月傾王逸楚辭注曰便

娟好自來彌年代賢達不可紀爾雅曰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史

曰吳伐越越王栖於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賜句踐昨命越與蓋

越公也越絕書曰子胥戰於橋李闔閭傷馬軍敗而還欲復其讎師

事越公錄其術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史記

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於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漢書曰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少學長安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列仙傳曰東方朔者楚人也久在市門卒吳中為書師武帝時上書拜為郎

至宣帝初棄郎去以避亂政置冠幘官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
旅逸謂爲客而放逸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
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遂至吳依大家壘伯通居廡下爲人賃
春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著書十餘篇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牽綴書土風辭殫意未已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樂府八首

東武吟

五言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士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也

鮑明遠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

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自稱賤子

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

恩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

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占

謂自隱度而應募爲占募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祉乞於鄱陽占募班固漢書曰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也後逐李輕車

追虜窮塞垣

漢書曰李廣從弟蔡爲郎事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卒封樂安侯范曄後漢書曰耿夔追虜

出塞而還蔡邕上疏曰秦築長安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密塗巨萬里寧歲猶七奔孔安國尚書傳

曰密近也方言曰巨竟也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左氏傳曰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子

重奔命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温孟子曰既竭心

上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禮佛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司馬彪續漢

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時事一朝異孤續誰復論答客難曰時異事異少

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署錄刈葵藿

倚杖牧雞犬說文曰錄錄也錄古頤切昔如鞵上鷹今似檻中援東觀漢記桓虞

如良鷹矣下鞵即中淮南子曰置獲檻中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

則與狔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言怨在己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言己窮老

若何負之而還同夫棄席疲馬願垂晉主之惠而不見遺則兼愛之道斯同故

亦無愧於田子也晉主言惠田子言愧互文也然田子久謝故謂之

魂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

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

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咎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

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有勞功者也

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

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

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

仁者不爲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韓詩曰縞衣綦巾

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

出自薊北門行五言漢書曰薊故燕國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史記曰

有寇至則舉烽火風俗通曰文帝時匈奴

犯塞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臣瓚漢書注曰律說勒兵而住曰屯班固漢書贊曰

聚天下兵軍於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縣又屬嚴秋筋竿勁虜陣

精且彊漢書曰匈奴秋馬肥大會蹄林周禮曰弓人為天子按劍怒

使者遙相望說苑曰秦帝按劍而坐漢書曰遣使冠蓋相望於道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漢

曰公孫戎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為雁行上石山先登周易

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交似貫魚也甘泉賦曰貫

倒景而歷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易通卦

風揚沙春秋命曆序曰大風飄石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

皆死牛馬蹄縮如蝟韋曜集曰秋風揚沙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

塵寒露霑衣裳角弓持急絃鳩鳥化為鷹國殤為國戰亡也楚辭祠

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焉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

魂魄毅兮為鬼雄

結客少年場行五言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芒苑

客報之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古日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

也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桓範世要論曰觴酌遲速使用失意淮

爵之閒乃反為鬪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追兵謂捕己也遠行以

而相傷三族皆怨世祖會追兵至燕丹太子聽秦王姬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曰

世祖會追兵至燕丹太子聽秦王姬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廣雅

人鼓琴琴聲曰鹿盧之劍可負而拔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為城皋

也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南伊關北孟津西函谷表裏猶內外也

左氏傳子犯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周禮曰匠人營國傍三門國

曰表裏山河也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尺史

記曰三神山黃金白銀為宮闕望之如雲雀雙闕百餘尺史

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日中市朝滿車馬

若川流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擊鐘陳鼎食方駕

自相求左氏傳曰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家語曰

東門行五言 歌錄曰日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戰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好射

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願與

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常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

將去復還訣

訣與

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

說文曰

遙遙征駕遠杳

杳落日晚

左氏傳童謠曰鸛鳴之巢遠哉遙遙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類

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

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

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為百人酸

毛詩曰絺兮緼兮凄其以風毛萇曰凄寒風也

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

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列子曰列子

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

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鄭玄禮記注曰彌益也

苦熱行

曹植苦熱行曰行遊到日南經歷交趾鄉苦熱但曝霜越夷水中藏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

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

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火燃雖暴風雨火不滅

身熱頭且痛鳥

墮魂來歸

東觀漢記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仰視鳥為跼跼水魂中楚辭曰魂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離題黑齒得人以祀

為醢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

王敬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之者焦

烟蓋熱氣也南越志曰興寧縣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歎蒸之曰熱恒數四丈楚辭曰觸石礚而衡遊埤蒼曰礚曲岸礚與坳同

月有恒昏雨露未嘗晞魏都賦曰窮岫溼雲日月恒翳曹植感時賦曰惟淫雨之永降曠三旬而未晞毛詩曰白

露未晞毛萸曰晞乾也東觀漢記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外國圖曰楊山

丹蛇居之去九疑五萬里楚辭曰赤蠖若象玄蜂若壺百尺十圍言其長大也含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寶

搜神記曰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蠖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毛詩義疏曰蠖短狐一名射影吹蠱即飛蠱也

顧野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覺也其家絕滅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斃行暉行旅之光暉也

鄣氣晝熏體茵露夜沾衣吳志華覈表曰蒼梧南海歲有瘴風鄣氣

絕茵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即潰爛茵音罔飢援莫下食晨禽不敢飛南越志曰營石縣有銅澗泉源沸涌

謂之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營音勞列女傳陶荅子妻曰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南方有鄣氣晨鳥不得飛毒涇

尚多死渡瀘寧具腓言秦人毒涇尚或多死况今毒瘴乎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

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毛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毛萸曰腓病也瀘音盧腓音肥

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人入

也曹大家曰軍事險危故為死地也莊子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生以是非臧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機括之發

班固漢書述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漢書曰歸義侯嚴為戈船將

書曰交趾女子徵側反拜馬援為伏波將軍擊軍出零陵下離水范曄後漢

可希韓詩外傳曰宋燕相齊還遂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問曰大夫

對曰君紉素錦繡從風而獎士會不得緣衣夫財者誰與我赴諸侯乎皆伏不對宋燕曰何士易得而難用也田饒

君所輕死者士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乎對曰君紉素錦繡從風而獎士會不得緣衣夫財者

白頭吟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嫖茂陵一女為妾文君作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朱絲朱絃也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

秦子曰玉壺必求其以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馮衍答任武達書

之意東觀漢記段熲曰張奐事勢相反遂懷猜恨方言曰猜疑也爾雅曰仍因也猜千才切

衰興毛詩序曰朋友道絕鄭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李尤戟銘曰

於絲髮仲長子昌言曰事求絲髮之豐孫盛曰劉琨王浚睚眦起

苗實碩鼠玷白信蒼蠅毛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

薪芻前見陵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鷄

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鬪勇也有食相呼仁

也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日籩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

夫黃鵠一舉千里出君園池食君魚鼈豕君稻粱無此五者而貴之

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子曰

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警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蒼頡篇曰陵侵也

史記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

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漢帝益嗟稱毛詩序曰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孔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呂氏春秋曰所恃者心也而古來共如此

非君獨撫膺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齊子

放歌行歌錄曰孤子生行

蓼蟲避葵董習苦不言非楚辭曰蓼蟲不徙乎葵藿王逸曰言蓼蟲

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漢書鄼食其曰其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

開史記曰難三號平明東觀漢記杜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

曳長纓華纓結遠埃禮記曰大夫帶素爾雅或為此纓日中安能

止鍾鳴猶未歸日中為市已見上文崔元始正論永寧夷世不可逢

賢君信愛才郭象注曰世有夷險左氏傳曰魏明慮自天斷不受外

嫌猜李尤上林苑銘曰顯宗備禮明慮弘深左氏傳一言分珪爵片

善辭草萊漢書張媵奏曰一言之勞皆蒙上山之賞解朝曰析豈伊

白璧賜將起黃金臺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

縣故燕太子丹金臺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二說既異故具引之今君

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升天行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王城關關中也漢書曰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備

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十帝兩都俱謂漢也論衡曰然後以建王城備

俗屯平周易曰屯難也翩翩類迴掌恍惚似朝榮迴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丁

潘岳朝菌賦曰柰何窮塗悔短計晚志重長生春秋合誠圖曰黃帝

今繁華朝榮兮夕斃窮塗悔短計晚志重長生春秋合誠圖曰黃帝

太一曰齋戒六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莊子曰從師不圖郭象曰

下道乃可成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任其自聚非圖之也楚辭

曰與赤松結友兮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

比王喬而為偶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道書之重莫尚於三皇

文五岳真形圖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仙經九轉丹金

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尚書曰啓籥見書鄭玄易緯注

文選卷二十八 五中華書局聚

曰齊魯之闕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風餐委松宿雲臥恣天行曰藐
籥以藏經而丹有九轉故曰九籥也
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戴翠霞解褐禮絳霄陸機雲賦曰似長城曲蜿蜒綵閣
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
別數千齡神仙傳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馬
先生別傳曰先生隨神士還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昔
與女郎遊于安息憶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列仙傳曰簫史者秦
此未久已二千年矣
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
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皆隨
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詞有簫聲阮籍詠懷詩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
漢書注曰曹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腥鳧也

鼓吹曲一首

五言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蔡邕曰鼓吹
歌軍樂也謂之短簫鏡歌黃帝岐伯所作也

謝玄暉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爾雅曰江南曰揚州佳麗已見上文吳錄
曰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

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崗改
名秣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逶迤帶淥

水迢遞起朱樓

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貌也吳都賦曰巨以淥水劉
逵注曰迢遞遠望懸絕也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

四望探三秀之華英飛菱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吳都賦曰飛菱外漢書曰天子道

也洛陽記曰天淵南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楊於其上疑笳翼高蓋疊鼓送華

轉徐引聲謂之疑小雅曰翼送也老子曰駟馬獻納雲臺表功名良

可收兩京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范曄後漢書曰肅宗詔

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解朝曰蘭先生收功於章臺

挽歌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音焉

挽歌詩一首五言

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久周易曰朝發高

堂上暮宿黃泉下論衡曰親之生也生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

泉也言黃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虞淵是謂黃昏

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道遙形

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穆天子傳七萃之

挽歌詩三首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儀禮曰筮若不從筮擇如初儀又曰卜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

鄭玄毛詩箋云考稽也鄭衆周禮注曰大貞大卦也廣雅曰命名也夙駕驚徒御結轡頓重基毛詩曰星言夙

駕又曰徒御不驚春秋龍旒被廣柳前驅矯輕旗禮記曰飾棺君龍

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然龍荒畫龍於荒

也被猶衣也史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中劉熙釋名曰輿棺之

車其蓋曰柳晉灼漢書曰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曰以死者爲

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賀循葬禮曰枉今之旗也古以縵布爲之

絳繒題姓名而已不爲殯宮何嘈嘈哀響涕中闈釋名曰於西壁下

畫飾恍與荒同古字通塗之曰殯儀禮曰

遂適中闈且勿謹聽我薤露詩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歌出

殯宮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

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乎蒿里故有二章

其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晞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

踟躕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范曄後漢書曰唐姬

世亦呼爲挽歌也詩曰死生各異兮從此乖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爲行始也其序載

而後飾白虎通曰祖者始也始載於庭需車辭祖禰故名曰祖載也

白虎通與鄭說不同故俱引之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輜儀禮曰遷于祖用輜正柩

請啓期鄭玄曰請啓殯之期也說文曰輜喪車也禮記孔子曰子疇

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曰是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而見饋

食言奠者以爲凶也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毛詩曰出宿于惟衽曠遺影棟

宇與子辭鄭玄禮記注曰衽臥席也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尚書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曰周至也王逸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

楚辭注曰湊衆也論語子曰友朋自遠方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

騏毛詩曰乘其四駘載駸駸駸駸又曰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漢書

子按轡徐行阮瑀七哀詩曰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側

念我疇昔時杜預左氏傳曰櫬棺也楚鎮切左三秋猶足收萬世安

可思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殉沒身易亡救子非所能臣瓚漢書注曰亡身

含言言哽咽揮涕涕流離劉表與袁譚書曰聞之哽咽若存

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曹植曹瞞誄曰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

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栗謂之側

四極太玄經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裏地側

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古之葬者於壙中爲天象及江河陰溝江河

陰溝史記曰始皇治鄜山以水銀爲江河廣霄何寥廓大暮安可晨

上具天文天官星占曰東井一名天井廣霄何寥廓大暮安可晨

張奐遺令曰地底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

冥冥長無曉期桓公往問之對曰今臣

文選卷二十八 七 中華書局聚

將有遠行胡可以問之
高誘曰行謂卽世也
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
管子曰士農工商

也海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
大桃樹東北瘦枝名曰鬼門萬鬼所聚
昔爲七尺軀今成灰與塵

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
韓子曰肥骨消滅隨塵去
金玉素所

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季尤九曲歌曰肥骨消滅隨塵去
金玉素所
佩鴻毛今不振
漢書郊祀歌曰曳珂錫佩珠玉鄭玄喪服注曰

饗螻蟻妍姿永夷泯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曰莊子將
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弟子

曰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
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廣雅曰夷滅也爾雅曰泯盡也
壽堂延螻

魅虛無自相竇
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王逸曰壽宮
供神之處也左氏傳曰王孫滿對楚子曰螭魅魍魎

莫能逢之杜預曰螭山神獸形魅怪物也周禮曰
五州爲鄉使之相竇鄭玄曰竇竇客其賢者也
螻蟻爾何怨螭魅

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爲陳
拊心已見上文毛詩曰民之貪流
亂寧爲荼毒又曰假寐永歎

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
流離已見上文楚辭素驂佇輻軒玄駟驚飛
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蓋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
殯宮已見上文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
周禮曰魂輿

志曰禮葬有魂車儀禮曰薦車直東榮鄭玄曰
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魂車也
備物象平生長旌誰

爲旆
禮記曰孔子爲明器者備物而
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旌
悲風徽行軌傾雲結流藹
爾雅曰徽

止也或作鼓軌車也結猶積也文字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秦嘉
集略曰鶴雲雨狀也藹與鶴古字同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秦嘉
振策陟長衢曹植感節賦曰豈吾鄉之
足顧戀祖宗之靈丘毛詩曰駕言出遊

挽歌詩一首五言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又曰白楊何蕭蕭松栢夾廣路楚辭曰風颯颯兮

木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爾雅曰邑外曰郊

四面無人居

高墳正嵯嶢

字林曰嵯嶢高貌也

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

蔡琰詩曰馬爲立踟躕漢書息夫躬

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柰何向

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佗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

同山阿

雜歌

歌一首

并序七言

荆軻史記曰荆軻衛人其先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

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丹祖送於易水上

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

高漸離擊筑鄧展漢書注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荆軻歌宋如意

和之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歌一首并序
七言

漢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漢書注曰助行酒也發

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應劭漢書注曰酣洽也上擊筑自歌曰 大

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風起雲飛以喻羣兇

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扶風歌一首五言

劉越石

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爲一首今此合之蓋誤

朝發廣莫門莫宿丹水山晉宮闈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曰高都縣堯谷丹水所出也堯音管左

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杜預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戰國策

蘇秦說韓曰韓之劍戟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鳩鴈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冷

冷澗水流揮手長相謝
啞咽不能言
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啞咽已見上文
浮雲爲

我結歸鳥爲我旋
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浮雲爲我陰
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

亡
古詩曰相去日已遠章弘嗣秋風篇曰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
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
琴操

君歌曰離宮絕曠身摧藏麋鹿遊我前援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
史記

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
楚辭曰攬轡而下節李陵書曰吟嘯成羣

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
周易曰君子道消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論語曰

夫子在陳絕糧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

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李陵降匈奴已見恨賦周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王肅曰愆過也騫與愆通也
我

欲競此曲此曲悲且長
宋子侯歌曰吾欲競此曲此曲愁人腸
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

傷
魏文帝雜詩曰棄置勿復陳

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五言

陸韓卿

漢書曰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孺子宮人也

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
史記侯嬴謂魏公子毋忌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魏王臥內而如姬出入王臥內

力能竊之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輦載

大夫欽於洪波之臺西都賓曰視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歲暮寒颼及

於秦餘然秦餘漢帝所幸洪波非魏王所遊疑陸誤也

秋水落芙蓉爾雅曰荷芙蓉也郭璞曰別名芙蓉也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韓子曰昔者彌

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窮彌子母病人聞夜告

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於門君聞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刑罪

跗古則字也說文曰矯擅也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

陽君釣得十餘魚而棄之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

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棄前之所得也今

以臣凶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

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玉畢褰裳而趨王臣亦同囊者所得

魚也亦將棄矣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然泣魚是

龍陽非安陵疑陸誤也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楚辭曰已矣哉王逸曰已矣

文選卷第二十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